



巨塔杀机

〔美〕劳伦斯·赖特／著 张 鲲 蒋 莉／译

基地组织与
9/11之路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上海译文出版社



巨塔杀机

〔美〕劳伦斯·赖特 / 著 张 鲲 蒋 莉 / 译

基地组织与

9/11之路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 / (美) 赖特(Wright, L.) 著; 张
鲲, 蒋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1

书名原文: The Looming Tower

ISBN 978-7-5327-4622-4

I. 巨… II. ①赖…②张…③蒋… III. 恐怖集团—研究 IV. 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0939 号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 2006 by Lawrence Wright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8-212 号

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

[美] 劳伦斯·赖特/著 张鲲 蒋莉/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75 插页 5 字数 361,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ISBN 978-7-5327-4622-4/D·094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为什么又是美国？

——《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推荐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以当代国际关系重大事件——若非最重大事件的话——为背景的“政治小说”。劳伦斯·赖特显然做了大量而且深入的调查，努力向世人揭示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的台前幕后，尤其是基地组织过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它与美国的仇恨渊源，其宏大的历史背景跨越了半个世纪。

“9·11”事件发生后，全世界首先关心的是谁对美国发动了打击以及美国会如何应对。事件发生那天，我在日本国立防卫研究所参加会议，研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的美国东亚政策。当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目睹了由本书所描述的“巨塔”遭受飞机撞击的震撼性实况。

这座“巨塔”拥有双塔结构，它是世界有名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将近二十年前，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多次登塔参观，先是被人陪同，后是陪同他人，以至后来对双塔结构轻车熟路。1990年在其顶楼所拍的一些照片，仍是我最喜欢的。

看到熟悉的双子楼北楼被撞后产生的浓烟，我起初的反应是好莱坞梦幻工厂制造新片的实况转播，但播音员的声音却那么惊恐万状。首次撞击的六分钟后，另一架航班为175的美联航班机又撞上了南楼。这时，我向上海拨了电话：“世界变了。”

世界可能没有大变。太阳依然升起，月亮照样降落。纽约人在市长朱利安尼带领下，发扬了高度的爱国心，含着眼泪清理了废墟，誓言在巨塔上重建美国的信心。那些打击美国的集团也没有变，仍在窥视下一次机会。2006年8月10日，伦敦破获惊天大案：恐怖分子试图携带液体炸

弹从希思罗机场登机,企图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掀起新一轮恐怖打击。之后人们坐飞机出行就多了些禁忌,因为手提行李不再允许携带液体。

爆炸次日,9月12日,我回国,一起与会的美国同门师兄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却滞留东京多日,那是由于美国对全国空域实施了民航禁空。

回到上海当晚,美国之音的采访电话跟随而至。知道这是全球直播,没有任何失误的余地,我对着电话讲了这样的话:“我代表自己与同我类似观点的中国人,向受害者家属、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沉痛哀悼与深切慰问。这次恐怖事件不仅是对美国的打击,也是对人类的打击。”(在被劫飞机上与被损建筑物中,可能有中国人和其他各国人员,他们都是无辜的。世贸大楼不仅是美国的,它连接着各国财经,在全球化时代它的意义超出了美国地域。)

我继续说,“还有三句话告诫。第一,美国一定会报复,但反击一定要有事实依据,严防不必要的关联损失。如若不然,对美国损害更大。第二,美国自卫,一定要在国际多边框架之下进行。第三,尽管美国人数多此刻听不进,但作为朋友,还要提请思考为什么(受打击的)又是美国。”

事实证明,这些提醒是有益的。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某种支持。尽管联军在阿富汗反恐效益有限,但其合法性未受太多质疑。但美国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根本精神。美国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从假定出发发动战争,实质上滥用了先发制人的使用原则。

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伊拉克纵有千般问题,只要不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只要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伊拉克的命运还得由伊拉克人民自己来决定。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严重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损害了伊拉克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美国的日子也未好过。五年战争中美军直接死亡已过四千,以最保守的估计,美国为伊战而破费的财政开支早已超出四千亿美元。这个双“四千”或随时间延续转为双“五千”的后果,是共和党失去在白宫和国会两院的领导权,美国人民已经并将继续过上一段经济衰退的生活(这当然

还有近来金融危机等原因)。极其严重的是,美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这使得 2008 年谋求总统竞选的美国政治家们个个高举“改变”旗号,人人保证以不同方式尽快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

要说“世界变了”,那肯定有变。美国从二战所获得的国际尊重,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衰减,在“9·11”事件后更是加速损耗。肯尼迪家族在世最有影响的人物是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他近年曾愤怒批评布什外交写下美国建国以来整个外交史上最黑暗一页,而布什的反恐战争就是其外交国防的主旋律。

作者赖特通过无数的面谈与查询资料,特别是对大量穆斯林人的面谈,试图去伪存真,串就大量貌似关联但又支离破碎的片段,其实他作为个人在担当美国政府每年花了几百亿美元税金所开展的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其任务之艰巨,工程之浩大,难为人们想象。我们有理由对他知难而上的敬业表示尊重。

显然,作者比常人更多接近真实,但对于还在进行中的这场反恐“战争”,他不可能完全了解真情。对于赖特所不能串联的,他也只能以作家的想象,进行某种虚构了。因此,读者不必对其描写的一些细节过于较真,可能还是简单一些地欣赏赖特所描述的波澜壮阔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为好。译者张鲲和蒋莉将这部难度较大的作品再创作得妙笔生花,更有助于我国读者走进这段历史。如果读者们能够深思“为什么又是美国”这一问题为什么迄今在美国仍是禁忌,那对当今世界的体察就更见功力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沈丁立

“我花开后百花杀”

——《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推荐序

我长期从事中东事务的报道和研究，早前侧重从传统的地缘政治层面来考察和分析中东问题，如阿以争端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走向，中东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纠葛，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和地区恐怖主义等等。在考量这些问题时，美国的位置和角色自然无法回避，但同时，美国并不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核心，也不是被人仇恨的头号目标。

然而，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和海湾战争的爆发，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队涌入阿拉伯半岛，美国在中东的宗教和民族极端者眼里，已经取代以色列，成为第一号“撒旦”或是最危险的“撒旦”。而这意味着直接以美国为敌、跟美国人死拼的时代到来了。

如果说，汽车炸弹在贝鲁特夺走 200 多条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的性命，只是表明有人想教训、遏制一下美国的不公平介入的话，那么，美国驻苏丹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同时被炸，则预示着反美主义已经从时间上超越了中东的历史恩怨，从空间上超越了中东的地域限制，从情感上超越了中东的土地和民族纠纷，被少数人有预谋地扩大为一场无所不在的反美/抗美超限战。

这场完全以非传统方式发生、发展的反美战争，因“9·11”事件而登峰造极：策划者以好莱坞导演都难以设想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集体自杀式进攻；执行者是西方奶水喂大的现代青年；战场直接开辟进美国的腹地；袭击者不分国别、种族、信仰以及男女老少地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

这一切，使传统的中东问题突然间失去分量、被边缘化，而以美国为目标的超级恐怖主义则如蘑菇云般突升于地球上空，震惊世界，而且像半

个世纪前的珍珠港事件一样,把在星巴克和拉斯维加斯享乐美国人拖进了恐惧与黑暗,拖进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反恐战争。

“9·11”事件来得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甚至是那么的荒诞而痛苦。然而,“9·11”大悲剧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基地组织如何会一夜间成为全美公敌、乃至世界公敌?美国为何招人仇恨?为什么又偏偏是本·拉登?这些疑问,是很多政治家及民众追问的谜团,也是考察中东政治的资深研究者试图破解的显学。

然而多年来,由于诸多原因,我始终无法圆满解答酿成这一旷世悬案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也没有看到令我信服的实证材料,所得结论大都基于一般逻辑,特定民族的气质、心理、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然后借助本·拉登等人的零星言行,以及对中东问题的综合分析而推断出一套看似合理的猜想。然而,猜想总归是猜想,直到通读完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这部书稿,我心中那些飘忽数年的悬疑,才有了着落。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将这部近500页的巨著交给我,本意是希望我写一篇序言,但事实上,阅读的过程变成了我学习、补课甚至是满足好奇心的难得机会。因为这实在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佳作,它吸引我在繁忙的事务中,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逐字逐句地精读了一遍。因为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情绪化的政治说教和反恐宣传读本,而是淡化了特定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直观考察。它既没有脸谱化地把本·拉登及其追随者描述为天生的变态杀人狂,也没有把追踪他并试图瓦解其巨大阴谋的美国情报部门探员拔高为民族英雄。作者仿佛一个超然冷静的观众,用平和的语调旁白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决斗。

这本巨著,毫无疑问是相关领域中最好的话题之作,尤其在本·拉登何以成为恐怖大亨、基地组织何以成为美国的头号死敌、美国何以未能避免立国200多年来首次本土遭袭、中东何以成为恐怖主义沃土等方面,提供了最有新意和前沿意味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基地组织的思想基础、本·拉登的心路历程、美国情报部门的内耗和办公室政治、中东极端民族

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纵横交错及传承发展,都被系统性地梳理出来,使我们看到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等势力风生水起的客观条件和必然结果,并较完整地回答了世界性的追问:谁催生了基地组织?谁导演了“9·11”事件?

作者另一个旗帜鲜明的研究结果是,“9·11”悲剧的发生,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门户之见、利益争斗和相互封锁信息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可悲而可怕的官场政治造成防恐、反恐的盲区,最终使袭击世贸大楼的阴谋轻易得逞。这一教训,对全世界的政府部门而言都是足以镜鉴的。

其次,本书完整地向我们披露了类似《指环王》中的魔都世界,即几批人,或几代宗教偏执狂在思考民族、国家、信仰、世俗生活和未来世界时走火入魔。他们既以“邪恶的”西方为敌,也以“堕落的”本国政府为敌;同时又不择手段地同在野力量角逐着、觊觎着庙堂的权柄,以期实现其心目中那个原本不存在、也必然与现代化、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乌托邦,以至于突破所有文明与信仰的道德底线。

其三,它具有一般纪实作品所缺乏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完全可以当作一部精彩的政治小说和市井剧本欣赏。本书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人物性格鲜明、情节丰富多变,以中东百年历史为宏大背景,以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恐主管约翰·奥尼尔和本·拉登为代表的两股力量间的角力为叙述主线,将4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海湾战争、埃以媾和、萨达特遇刺、黎巴嫩内战以及纽约世贸大楼首次被炸等重大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用清晰、准确的方式,呈现了基地组织孕育、诞生和成长过程中多个关键人物的个人际遇与对社会的反作用。其中包括了穆斯林兄弟会的祖师爷、埃及激进思想先驱穆罕默德·库特卜,埃及盲人教长奥马尔,埃及医生扎瓦希里,苏丹前议长图拉比,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和本·拉登,等等。在这部作品中,有关两个敌对主角奥尼尔和本·拉登的生活、家庭、经历和工作,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被刻画得细腻、自然,真实、可信。

其四,这部巨著的成书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严谨的方法论范本。该书涉及的主要人物达86人之多,而作者开列的采访对象竟

然接近 700 人！这近 700 人不是随便可以接触的街头百姓或同事、朋友，而是提供本书多数事实、或印证这些事实的各种直接当事人。既有一些国家的王室成员、高级部长、大臣和情报主管，又有安全、情报和反恐部门的一线人员乃至其亲人、情人，更有本·拉登等恐怖大鳄的家人、朋友、司机、保镖、部下、邻居甚至孩提时代的玩伴，其中，部分当事者经作者反复录音采访多达几十次。为了实地采访和考察，5 年间，作者的足迹遍及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沙特、埃及、巴基斯坦、阿富汗、苏丹等国，且获得大量接近情报部门、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和大学图书馆内部档案的机会。此外，作者所列参考文献的种类约为 160 种。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新闻调查报道中求真、求实。而对于一些作者认为是事实但无法得到旁证的结论，则毫不吝惜地牺牲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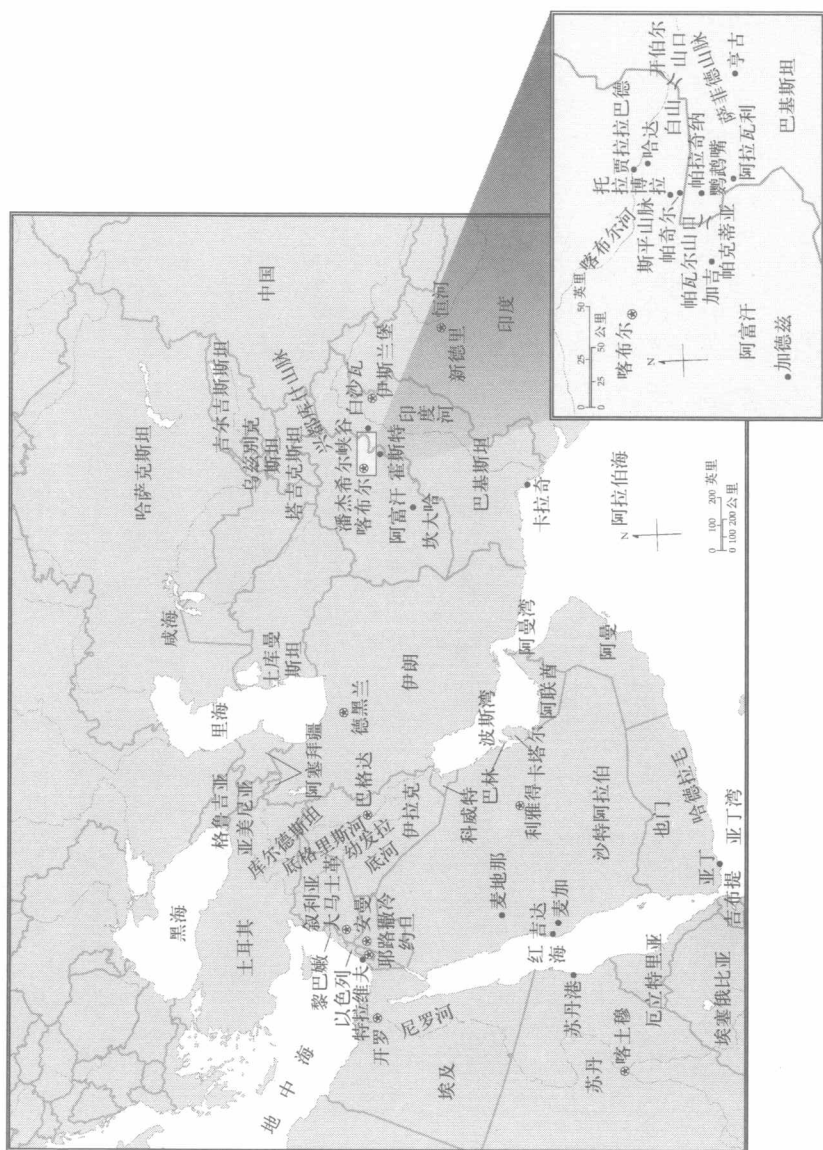
读完这部获 2007 年普利策奖的巨著，估计没有人会说它浪得虚名。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它都太精彩了。“我花开后百花杀”，借用黄巢的诗句，我觉得在这本书面前，其他的同类著作都只能黯然失色。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

马晓霖

献给我的家人，

罗伯塔、卡罗琳、戈登和卡伦



序幕

圣帕特里克节^①这天,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负责国外情报的丹尼尔·科尔曼特工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州泰森斯角,去新的岗位报到。离1996年的那场暴风雪已经过了几周,路旁的人行道还埋在一堆堆灰色的雪下面。科尔曼走进一座名叫格洛斯大厦的、毫不起眼的政府办公楼,在第五层出了电梯。这里就是亚力克站。

中央情报局的其他情报站,都分布在各自负责的不同国家;亚力克站是第一个“虚拟”的情报站,离兰利的总部大楼只有几英里远。在组织结构图上,这个站点被标为“恐怖分子资金链”,隶属中情局反恐中心。但实际上,它的工作就是追踪一个人的活动——奥萨玛·本·拉登,他以恐怖活动的主要资助者知名。科尔曼第一次听说此人是在1993年,当时有一个国外消息来源曾提到某位“沙特王子”正在资助一小撮伊斯兰激进分子,他们企图炸毁纽约的标志性建筑,包括联合国大厦、林肯隧道、荷兰隧道,甚至还有科尔曼上班的地方——联邦广场26号^②。现在三年过去了,调查局总算抽出时间派他来查看亚力克站收集的情报,以决定是否需要展开调查。

亚力克站已经收集了35卷有关本·拉登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安全局的电子耳监听到的电话录音。科尔曼发现这些材料多有重复,而且无法让人得出明确结论。不过他还是就本·拉登建起了一份情报案卷,主要是想让它在工作中占一席之地,以防这个“资助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人”变得更危险。

和其他许多特工一样,丹·科尔曼接受了针对冷战的训练。他于1973年加入联邦调查局,做的是档案管理员。他有学问爱钻研,自然对反

情报工作很感兴趣。20 世纪 80 年代,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联合国周围的众多外交团体中招募间谍;东德的一名大使专员是他当时最大的战利品。然而,随着 1990 年冷战结束,他发现自己所在团队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新的转变让科尔曼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他在中东方面的经验很有限。不过,这种感觉对整个联邦调查局而言也一样。当时局里认为恐怖主义只是烦人的小事,而没有把它看作一种真正的威胁。在柏林墙倒塌后阴云散尽的日子里,要说美国还有什么真正的敌人仍屹立未倒,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1996 年 8 月,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里向美国宣战。声明中给出的原因,是美国军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 5 年之后仍然滞留在沙特阿拉伯。他宣称,“由于你们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对你们进行恐吓是我们合法的权利,也是一种道德义务。”他自称这一宣言代表着所有的穆斯林,甚至还在这篇冗长的“圣令”中把矛头指向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本人:“威廉,我要告诉你:这些年轻人热爱死亡就像你热爱生命一样……他们不会要你做什么解释。他们会大声喊道,我们之间没有解释的必要,只有杀戮和斩首。”

除了科尔曼,在美国(甚至在联邦调查局)很少有人知道或者关注这个沙特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力克情报站的这 35 份卷宗描绘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亿万富翁;他出身的家族规模庞大且极具影响力,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统治者关系密切。他自己也因为在阿富汗发动反对前苏联入侵的圣战而名声大噪。由于读过不少历史,科尔曼看出了本·拉登在战争宣言中对十字军东征与穆斯林早期斗争的引用。实际上,这篇宣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中的时间似乎还停留在几千年以前。文章里提到了过去,提到了现在,但却没有任何将两者区分开来的东西。似乎在本·拉登的世界之中,十字军的战争还在进行。拉登的愤怒如此强烈,这也让科尔

① 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是每年的 3 月 17 日,为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而立。这一节日 5 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美国从 1737 年 3 月 17 日开始庆祝。——译者

② 联邦调查局纽约外勤办事处所在地。——译者

曼难以理解。我们到底把他怎么了？科尔曼觉得很奇怪。

科尔曼把本·拉登“圣令”的文本交给了纽约南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公诉人。这是一篇滑稽而怪异的文章，但它能算是犯罪吗？检察官们苦苦琢磨法律条文，发现了一条罕有引用的、制定于内战时期的煽动串谋法，该法令禁止挑动暴力行为及企图推翻美国政府。如果说这条法令能用在—个住在托拉博拉^①的山洞里、没有国籍的沙特人身上，似乎也管得太宽了；然而，科尔曼正是根据这有限的法律先例，为一个日后成为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头号通缉犯的人建立了犯罪档案。当时，关注此事的依然只有科尔曼一人。

几个月后，也就是1996年11月，科尔曼和美国检察官肯尼思·卡拉斯和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去了美国驻德国的一个军事基地。那儿的安全屋^②里住着一个紧张兮兮的苏丹告密者，名叫贾迈勒·法德勒，自称曾在喀土穆为本·拉登工作过。科尔曼拿来了一个简报本，里面有本·拉登已知同伙的照片，法德勒很快就认出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他极力想让别人相信自己的故事，不过他显然认识有关的参与者。问题是他一直在对调查员说谎，说话时添油加醋，把自己吹嘘成一心要走正途的英雄。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检察官们想知道答案。

法德勒说他热爱美国。他曾经在布鲁克林住过，还会说英语。后来他又说自己逃走是因为想写本畅销书。法德勒一直很紧张，怎么也坐不住。很显然，他要说的事情还不止这些。调查员们花了好几天工夫，才让法德勒不再编故事，并承认自己是拿了本·拉登十多万美元逃走的。交代完这些，他开始不停地抽泣起来。这是审讯的转折点。法德勒表示，如果有一天对本·拉登进行审判，他愿意做官方证人；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政府检察官们所能想到的指控都很轻。

然后，法德勒自己主动谈起了一个名叫“基地组织”的团体。房间里

^① 阿富汗东部山区，是20世纪80年代抗击前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游击队的藏身处，后来被本·拉登占据。——译者

^② 指谍报人员或秘密警察的藏身地点。——译者

的所有调查员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法德勒详细描述了训练营和潜伏的分支机构。他谈到本·拉登喜欢购买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他说1992年的也门爆炸案是基地组织所为,而同年在索马里击落美国直升机的叛乱分子也是他们训练的。他交代了人员的姓名,还画出了组织结构图。他说的事让调查员们大为震惊。连续两个星期,他们每天花6到7个小时反复询问细节问题,测试法德勒的回答,看他所说的情况是否前后一致。他的答案始终没出过差错。

等科尔曼回到调查局,却没有人对此事给予特别关注。他们也认为法德勒的证言确实很吓人,可是又怎么能证实一个窃贼和骗子的话呢?更何况,眼下还有更重要的调查要做。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丹·科尔曼独自一人继续对本·拉登进行调查。由于他被派驻到了亚力克情报站,调查局多少有点把他给忘了。通过窃听本·拉登的往来事务,科尔曼绘出了基地组织的网络分布图。他发现基地组织的很多同伙都和美国有关系,这让他十分担忧。他断定这是一个以摧毁美国为宗旨的国际恐怖组织;可是,当科尔曼想与上级讨论此事时,上级却连个电话都不回。

无人理睬的科尔曼,只得独自思索那些日后每个人都会去想的问题:这个组织从何而来?它为什么单单选择攻击美国?我们怎样才能阻止它?他就像是一个观察着载玻片的实验室技术员,那上面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病毒。在显微镜下,基地组织的致命特性开始显露出来。这个组织很小(当时只有93名成员),但它是更大规模的激进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基地组织扩散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组织的成员训练有素,久经沙场;他们的财力显然颇为雄厚。此外,他们还狂热地信奉着自己的事业,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将这些成员团结在一起的人生哲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情愿——而且是盼望着——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想尽可能地多杀人。

然而,这种新威胁最可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人重视它。它太怪异、

太原始,也太遥远。美国人坚信,现代性、科技以及自己的理念,一定能防止历史上的那种野蛮场面降临到他们头上;面对这种信心,本·拉登及其追随者的挑衅姿态就显得很荒谬,甚至有些可悲。然而,基地组织绝非只是出自7世纪阿拉伯的古董,它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现代工具和现代思维。这并不奇怪,因为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不久以前从美国开始的。